

禾子編

非常經典

大師的盛宴

世界短篇小說精華

● 最後一課

查彩記

紙做的玫瑰花 ●

經濟日報出版社

大师的盛宴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禾子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的盛宴：世界短篇小说精华/禾子编.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9.

ISBN 7 - 80127 - 916 - 6

I. 大… II. 禾…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3930 号

大师的盛宴

编 者	禾 子
责任编辑	田 驰
责任校对	齐 欣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10) 63567684(总编室)63567683(发行部)63567687(邮购部)
网 址	edp. ced. com. cn
E - mail:	edp@ ced. com. 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27 - 916 - 6/1 · 93
定 价	25. 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世人说，生也有涯而学问无涯。单说在世界文学方面，所出版的书籍何止万千；古今千余年，环球百余国，每一国家的每一历史时期都有文学作品产生。要读这些文学书籍，实在是人生苦短，无力尽览。有鉴于此，经济日报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推出这本《大师的盛宴——世界短篇小说精华》。编者在浩繁的作品中，撷英存精，汇编成集，便于读者阅读欣赏和品评研究。

本书所收作品的取舍界限，首先是被公认为一流作家的脍炙人口的名篇，如莫泊桑的《羊脂球》、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劳伦斯、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此外还收入特别为目前读者所青睐的作家的上乘之作，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编者的意图是使这本选集成为高质量、高品位的书，能切中读者的兴趣和鉴赏的需要。在编辑体例上系按国别及作家出生年月的先后分组排列，而不以主题或题材分类。这样既能选取作家最好的、或最能体现其风格的作品，又能避免哗众取宠，迎合时尚之嫌。为便利读者熟谙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编者撰写了作家生平简介，还对作家的总体风格作了简要的评述。

这本选集既有这样的特点，又尽可能选介了在世界上有声誉的作家，所以我乐于推荐这样有特色的书，希望读者能接受本书主编和编者的深意。

是为序。

冯亦代
2001年8月

目 录

序

冯亦代

英 国

詹姆斯·乔伊斯

死者

王智量译(1)

弗吉尼亚·伍尔夫

墙上的斑点

文美惠译(50)

D. H. 劳伦斯

玫瑰园中的影子

王汉梁译(59)

法 国

阿尔丰斯·都德

最后一课

赵少侯译(75)

莫泊桑

羊脂球

李青崖译(81)

让-保尔·萨特

墙

冯汉津译(129)

阿尔贝·加缪

不贞的妻子

郭宏安译(152)

德 国

赫尔曼·黑塞

婚约

张佩芬译(169)

2 目 录

亨利希·伯尔

过路人,你到斯巴…… 高中甫译(187)

奥 地 利

斯蒂芬·茨威格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张玉书译(198)

弗兰茨·卡夫卡

变形记 李文俊译(239)

意 大 利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梦游症患者 吕同六译(287)

意大利洛·卡尔维诺

儿子的怨恨 贺季生译(293)

捷 克

米兰·昆德拉

搭车游戏 高兴译(299)

俄 罗 斯

安·巴·契诃夫

变色龙 汝 龙译(319)

伊·蒲宁

最后的幽会 戴 颢译(324)

美 国

马克·吐温

竞选州长	董衡巽译(333)
欧·亨利	
警察和赞美诗	王仲年译(339)
威廉·福克纳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杨岂深译(347)
厄内斯特·海明威	
印第安人营地	曹 洁译(359)
伯纳德·马拉默德	
模特儿	顾尔石译(365)
索尔·贝娄	
来日的父亲	孙筱珍译(371)
J.D. 塞林格	
香蕉鱼的好日子	聂建军译(384)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纸做的玫瑰花	刘习良译(400)
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	
玫瑰角的汉子	王永年译(407)
日 本	
川端康成	
伊豆的歌女	侍 桁译(415)
三岛由纪夫	
雨中喷泉	苏 珊译(439)

詹姆斯·乔伊斯(英国)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著名小说家、诗人。生于都柏林市的一个公务员家庭。在天主教耶稣会办的学校和都柏林大学受过教育。1904年起先后在罗马、苏黎世等地教授英语。1920年定居巴黎,从事创作活动。乔伊斯是现代派小说的先驱。他在思想上受近代各种思潮的影响,在创作方法上则经常采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因而有些作品不免晦涩难懂。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为芬尼根守灵》,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已成为现代经典作品。《都柏林人》是乔伊斯早期的作品,也是作家惟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小说通过都柏林中下层市民的日常琐事表现了社会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和痛苦。

死 者

看楼人的女儿莉莉简直是双腿离地在飞跑了,她刚刚把一位先生带进底层营业所后面的餐具间,帮他脱掉大衣,断断续续的前门铃声又响起来了,她只得匆匆奔过空荡荡的过道,给另一位客

人开门。幸亏不要她伺候女客人。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想到了这一层,把楼上的浴室改做女客们的化妆室了。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现在正在那儿,聊着天,笑着,大惊小怪地没事儿瞎忙着,还轮番走到楼梯口,从扶手栏杆上向下张望,朝楼下对莉莉大声喊着,问是谁来了。

莫坎家的几位小姐每年一次的舞会,从来都是件大事情。她们所有的熟人都应邀来参加,有家庭的成员,家里的老朋友,朱莉娅唱诗班里的队员,凯特教过的一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甚至玛丽·简的学生有的也来参加。没有哪回不是尽欢而散的。就人们记忆所及,好多好多年了,这舞会一向是开得很成功的;她们的哥哥帕特去世后,凯特和朱莉娅从斯托尼·巴特那幢房子里搬出来,带上玛丽·简,她们唯一的侄女儿,一块住在阿雪岛上这幢幽暗、冷落的房子里,从那以来,舞会一直是成功的。她们从楼下做粮食生意的富勒姆先生手里租下了楼上一层,已经有足足三十个年头了。玛丽·简那时候还是个穿短衫裤的小丫头,如今已是家里的台柱子了。海丁顿街上的管风琴归她弹。她从专科学校毕业,还每年一度在老音乐厅的楼上开一次学生演奏会。她的好多学生都是金斯顿和达尔基一带上等人的子女。她的姨妈们虽然老成那样了,也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朱莉娅,尽管已经两鬓灰白,仍然是“亚当与夏娃”唱诗班的第一女高音,凯特,因为身体太弱,不能多跑动,就在后屋那架老式方形大钢琴上给启蒙学生教音乐课。莉莉,看楼人的女儿,做女仆的工作。虽然她们生活得简朴,主张要吃得好;样样都买顶好的;带棱形骨头的牛腰肉,三先令一磅的茶叶和上等的瓶装黑啤酒。莉莉照吩咐做事,极少有差错,所以她跟三位女主人处得挺好。她们都爱大惊小怪,如此而已。不过她们唯一不能忍受的是跟她们顶嘴。

当然罗,这样一个晚上,她们大惊小怪是有充分理由的。早就

过了十点钟，可是加布里埃尔跟他妻子还不见影儿。此外，她们还非常害怕弗雷狄·马林斯可能喝醉了酒才来。她们怎么也不希望玛丽·简的哪个学生看见他醉醺醺的样子；而他要是这样子，有时还很难对付呢。弗雷狄·马林斯总是迟到，然而她们奇怪加布里埃尔会让什么事拖着呢：这就是为什么她们隔上两分钟便要走到楼梯扶手处，问莉莉加布里埃尔或是弗雷狄来了没有。

“噢，康罗伊先生，”莉莉为加布里埃尔开门时对他说道，“凯特小姐和朱莉娅小姐还以为您不会来了呢。晚上好，康罗伊太太。”

“我保证她们会这么想的，”加布里埃尔说，“可是她们忘记了，我这位太太真要命，得花三个钟头打扮自己呢。”

他立在擦鞋垫上，把套鞋上的雪往下蹭，这时莉莉陪他妻子到楼梯口，喊了一声：“凯特小姐，康罗伊太太来了。”

凯特和朱莉娅马上蹒跚地从幽暗的楼梯上走下来。她俩都吻了加布里埃尔的妻子，说她一定给活活冻坏了吧，又问加布里埃尔是否跟她一道来了。

“我在这儿，跟邮件一样准时呢，凯特姨妈！上楼吧。我这就来。”加布里埃尔在暗处大声说。

三个女人说笑着往楼上女化妆室走去，他还在继续使劲儿地蹭他的脚。薄薄一层雪绕边儿盖在他大衣的肩头上，像条披肩似的；盖在他的套鞋上，像鞋头上的花纹似的；他咯吱咯吱地解开被雪冻硬的粗呢大衣上的钮扣，这时一阵室外略带芳香的寒气从他衣服的缝隙和皱褶中散发出来。

“又下雪了吗，康罗伊先生？”莉莉问。

她领他走进餐具间，帮他脱大衣。加布里埃尔听她称呼自己姓时发出的那三个音节，微微一笑，瞧了她一眼。她是个细长身材，正在抽条儿的姑娘，面色发白，头发是干草色。小房间里的煤气灯把她照得更苍白了。当她还是个小孩子，老是抱着个破布娃

娃坐在楼梯最低一级上的时候，加布里埃尔已经认识她了。

“又下了，莉莉，”他回答，“我看得下一整夜呢。”

他抬头望望餐具间的天花板，楼上脚步的踢踏和拖曳震得天花板都在摇晃了，他听了一会儿钢琴声，然后又瞧瞧这个姑娘，她正在搁板的另一头小心地把他的大衣叠好。

“告诉我，莉莉，”他口气和蔼地说，“你现在还上学吗？”

“噢，不了，先生，”她回答，“我今年不上学了，往后也不再上了。”

“喔，那么，”加布里埃尔快活地说，“我看哪个好日子，我们该去参加你跟你那个年轻人的婚礼了吧，嗯？”

女孩回过头瞧他一眼，非常辛酸地说：

“现在的男人都只会说废话，把你身上能骗走的东西全骗走。”

加布里埃尔脸红了，仿佛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似的，他眼睛不朝她看，把自己的套鞋甩脱下来，一个劲儿用厚手套擦着他的漆皮鞋。

他是个壮实的、高个儿的青年人。他双颊上红润的血色甚至向上延展到额际，在那儿泛作几片不成形状的淡红色；在他没有胡须的面庞上，一副眼镜屏挡着他一双灵敏的、永不宁静的眼睛，眼镜上光洁的镜片和锃亮的镀金框架也在永不宁静地闪耀着光辉。他那有光泽的黑头发从中间分开，又长又弯地梳向耳后，在帽子压出的一道纹路下轻微地卷曲着。

把皮鞋擦得发亮了，他便站直身子，把背心向下拉一拉，使它更贴身地罩在他丰满的躯体上。然后他从口袋里迅速地掏出一枚硬币来。

“喔，莉莉，”他说着，把钱塞进她手里，“过圣诞节了，是吗？不过是……一点儿小意思……”

他赶快向门外走去。

“噢，不，先生！”女孩子大声说，跟他走过来。“真的，先生，我不要。”

“过圣诞节了！过圣诞节了！”加布里埃尔说道，一边几乎是小跑着向楼梯走去，同时向她挥动一只手，要她把钱收下。

女孩见他已经走上楼梯了，便在他身后高声说：

“那么，谢谢您了，先生。”

他在客厅门外等这支华尔兹结束，听着衣裾从门边擦过和脚步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女孩子那句辛酸而意外的回话让他仍然心绪不宁。这句话让他觉得抑郁，他把袖口拉拉平，把领结整一整，试图驱散这种气氛。然后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看了看他为自己的讲演所列的提纲。他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用罗伯特·勃朗宁的几行诗，因为他怕这超出了听他讲话的人们的知识水平。引几段他们知道的莎士比亚或是歌曲集上的字句会更好些。这些人的鞋跟的粗俗的磕碰声和鞋底在地板上的拖曳声使他想起，他们的文化等级跟他的不同。对他们引用他们不懂的诗，只能使自己显得滑稽。他们会想，他在炫耀自己高人一等的教育。他跟他们打交道就会失败，就像他在楼下餐具间里跟那个姑娘打交道失败一样。他把调子定错了。他整个讲演从头到尾都错了，是彻底的失败。

这时候，他的姨妈们和他妻子从女客化妆室出来了。他的姨妈是两位身材矮小，衣着朴素的老妇人。朱莉娅姨妈比凯特大约高上一英寸左右。她的头发向下披着盖住耳朵尖，是灰白色的；她那张脸宽大松弛，也是灰白色的，但是脸上有几处颜色比较深。虽然她体格结实，立得端端正正，她迟钝的眼睛和分开的嘴唇使她看起来是个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的女人。凯特姨妈比较有生气。她的面色比她妹妹的健康，脸上尽是皱纹和褶子，好像一只干缩了的红苹果，她的头发也用同样老式的样子辮

起来,还没有失去成熟的胡桃颜色。

她俩都真诚地吻了加布里埃尔。他是她们心爱的侄子,死去的姐姐爱伦的儿子,她嫁给了港口船坞公司的特·捷·康罗伊。

“格莉塔对我说,你们今儿晚上不打算坐出租马车回蒙克斯顿了,加布里埃尔。”凯特姨妈说。

“不了,”加布里埃尔说,转身向着他妻子,“我们去年可受够了,是吗?您记不记得,凯特姨妈,格莉塔给冻成什么样子了?马车窗子一路上格格格地响,车过梅里翁之后,东风就往车里灌,可真够呛的。格莉塔害了一次重感冒。”

凯特姨妈一本正经地皱着眉,她说每句话她都点一次头。

“非常对,加布里埃尔,非常对,”她说,“你尽可能仔细总是不错的。”

“可是要说格莉塔她呀,”加布里埃尔说,“要是依着她,她准会冒着雪走回家去的。”

康罗伊太太笑了。

“您别听他的,凯特姨妈,”她说“他可真烦死人了,诸如为了汤姆的眼睛晚上坚持要用绿灯罩呀,让他练哑铃呀,强迫伊娃吃麦片粥呀。可怜的孩子!她简直见了麦片粥就恨!……哦,可你们怎么也猜不出,他现在逼我穿些什么!”

她发出一串响亮的笑声,瞧了瞧丈夫,他爱慕和幸福的眼光正从她的衣服上移到她面孔和头发上。两位姨妈也亲切地笑着,因为加布里埃尔的婆婆妈妈的作风,一向是她们的笑柄。

“套鞋!”康罗伊太太说,“这是最新的玩意儿。只要路上有点儿潮湿,我就得穿上套鞋。甚至今儿晚上,他也要我穿上,可是我不肯。下次他要给我买的,该是一套潜水服了。”

加布里埃尔神经质地笑着,接着好像要让自己安心似地拍拍领结,这时凯特姨妈笑得快直不起腰了,这个笑话让她非常开心。

朱莉娅姨妈脸上的笑容不久便消逝了，她闷闷不乐的眼神转向她侄儿的脸庞。停了一会儿，她问：

“套鞋是什么呀，加布里埃尔？”

“套鞋吗，朱莉娅！”她姐姐惊讶地说。“天哪，你难道不知道套鞋是什么？你把它穿在你……穿在你的靴子上，格莉塔，是吗？”

“是的，”康罗伊太太说，“用古塔胶做的。我们俩现在都各有一双了。加布里埃尔说大陆上人人都穿的。”

加布里埃尔皱皱眉头说，似乎稍微有点生气：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嘛，可是格莉塔认为非常可笑，她说，套鞋这个词儿让她想起克瑞斯蒂剧团的演员^①。”

“可是，告诉我，加布里埃尔，”凯特姨妈思路敏捷、措辞得体地说，“你当然找好房间了，格莉塔刚刚说……”

“噢，房间没问题，”加布里埃尔回答。“我在格列沙姆定好了一间。”

“说真的，”凯特姨妈说，“办得好极了。还有孩子们哪，格莉塔，你不为他们担心吗？”

“哦，一个晚上嘛，”康罗伊太太说。“再说，贝茜会照顾他们的。”

“说真的，”凯特姨妈又说了，“有个像她那样的保姆该多称心，一个你能靠得住的人！瞧那个莉莉，我敢说，我不知道这阵子她是怎么啦。她简直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

加布里埃尔正想就这一点向姨妈问几个问题，然而她突然停住话，目送她妹妹走开去，朱莉娅晃晃悠悠地往楼下走，正从楼梯

① 克瑞斯蒂剧团的演员：19世纪美国人乔治·克瑞斯蒂在纽约创办的一种剧团，由白人扮演黑人演唱黑人歌曲，直到本世纪初，人们仍习惯称这种剧团为“克瑞斯蒂”剧团。

扶手上伸长脖子朝下望。

“啊，我问你，”她几乎是烦躁地说，“朱莉娅上哪儿去了？朱莉娅！朱莉娅！你上哪儿去呀？”

朱莉娅已经下了一段楼梯了，又走回来，态度温顺地报告说：“弗雷狄来了。”

同时传来一阵掌声和钢琴手的最后的装饰性乐段，说明华尔兹舞结束了。客厅门从里向外打开，几对舞伴走了出来。凯特姨妈急忙把加布里埃尔拉向一边，俯在他耳边悄悄说：

“溜下楼去，加布里埃尔，求求你，看他对不对头，要是喝醉了，就别让他上楼来。我敢说他是喝醉了的。我敢说他是这样的。”

加布里埃尔走到楼梯旁，从扶手栏杆上往下倾听。他能听见两个人在餐具间谈话的声音。然后他听出了弗雷狄·马林斯的笑声。他脚步声很重地走下楼去。

“真让人宽心，”凯特姨妈对康罗伊太太说，“有加布里埃尔在这儿。有他在这儿，我总是觉得安心点儿……朱莉娅，瞧，戴丽小姐跟鲍尔小姐得吃点儿点心。谢谢您弹的漂亮的华尔兹舞曲，戴丽小姐。真叫人觉得愉快。”

一个高高的，面容干瘪的人，生一撮硬挺的灰白小胡髭，皮肤黝黑，正跟他的舞伴打客厅出来从旁边走过，说道：

“我们也来点儿点心好吗，莫坎小姐？”

“朱莉娅，”凯特姨妈当即说，“这是布朗先生和弗朗小姐。朱莉娅，陪他们跟戴丽小姐和鲍尔小姐一道去。”

“我是个讨女士们喜欢的人，”布朗先生说，嘴巴撅得小胡子都翘直了，把满脸的皱纹都笑出来了。“您知道，莫坎小姐，她们那么喜欢我的原因是……”

他没说完这句话，马上就陪三位女客往后屋去了，因为他见凯特姨妈听不清他说话。后屋正当中摆了两张拼在一起的方桌，朱

莉娅姨妈正跟看楼人一块儿把一张大台布拉直，铺在桌子上。餐具柜上整齐地排列着杯盘碗碟和一束束的刀叉和汤匙。方形大钢琴合上盖子，顶上也当餐具柜用，放着各种菜肴和甜食。屋角一只小些的餐具柜前有两个年轻人站着，在喝苦味蛇麻子啤酒。

布朗先生把他受托照管的女士们引到那里，开玩笑地请她们三位都尝点女宾用的混合甜饮料，这种饮料又热，又浓，又甜。她们说她们从没喝过烈性的饮料，他便为她们开了三瓶柠檬水。然后他请年轻人当中的一位让一让，拿起有玻璃塞的细颈酒瓶，给自己满满儿斟了一杯威士忌。当他呷一口酒品尝味道的时候，两个年轻人恭敬地望着他。

“上帝帮助我，”他笑眯眯地说，“这是医生吩咐我喝的。”

他干瘪的面庞上展出一副比较开朗的笑容，三位年轻女士对他的诙谐报以音乐般的笑声，笑得前后摇晃着身子，肩膀激动地抽动着。其中最勇敢的一位说：

“噢，布朗先生呀，我敢说医生从来不会这样吩咐的。”

布朗先生又啜了一口威士忌，侧身做了个鬼脸，说道：

“啊，你们瞧，我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卡西迪太太，据说她讲过：‘喂，玛丽·格兰姆斯，假若我不喝，您就强迫我喝，因为我感觉我需要喝。’”

他发热的面孔向前探得有点儿太亲热了，他又装出一副非常俗的都柏林腔调，所以这些年轻女士们，出于同一种本能，都一声不响听着。弗朗小姐，她是玛丽·简的一个学生，问戴丽小姐她弹的那支挺美的华尔兹舞曲叫什么；布朗先生发觉人家不注意他了，便立即转向两位青年，他们比她们更能赏识他。

一位红面孔的年轻女人，穿一身蓝紫色衣裳，走进屋里来，激动地拍着手大声说：

“跳四对舞了！跳四对舞了！”

凯特姨妈紧跟她进来，大声说：

“两位先生，三位女士，玛丽·简！”

“哦，这儿有伯金先生和克里根先生，”玛丽·简说，“克里根先生，您和鲍尔小姐跳舞好吗？弗朗小姐，让我给您找位舞伴吧，伯金先生。哦，现在都好了。”

“三位女士，玛丽·简。”凯特姨妈说。

两位年轻人恭请三位女士跳舞，玛丽·简转向戴丽小姐。

“噢，戴丽小姐，您真是太好、太好了，已经给两场舞伴奏过，可是我们今晚上的确是太缺少女舞伴了。”

“我一点儿也不在意呢，莫坎小姐。”

“不过我有一位出色的舞伴介绍给您，巴特尔·达西先生，那位男高音。回头我还要请他唱一个。整个都柏林都在入迷似地谈论他呢。”

“漂亮的嗓子，漂亮的嗓子！”凯特姨妈说。

钢琴已经两次弹起第一节舞的序曲，玛丽·简便把她请到的几位急忙带出这间屋。他们刚出去，朱莉娅姨妈就慢腾腾踱进来，向身后望着什么。

“怎么回事儿，朱莉娅？”凯特姨妈急切地问。“是谁呀？”

朱莉娅正拿进一卷餐巾来，转过身向着她姐姐简单地说，仿佛这个问题让她出乎意外似的：

“是弗雷狄，凯特，加布里埃尔陪着他呢。”

其实，凯特已经看见加布里埃尔就在她身后，正引着弗雷狄·马林斯跨过楼梯口的平台。后者是一个约莫四十左右的年轻人，身段和体格都和加布里埃尔相似，两个肩头很圆。他的面孔肥胖而苍白；只有厚厚的向下挂着的耳垂上和鼻翼上才有点血色。他相貌粗俗，塌鼻子，额头凸出又向后斜缩回去，嘴唇肿胀而向前撇。眼皮厚重，头发稀疏零乱，显出一副没睡醒的神气。他在楼梯上给